



湖北叢書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5
1



文庫 11
D 35
1

譜
一
卷

15451-90

010190550597

讀書說四
卷附錄年
譜一卷

柳田泉文庫

48-12431

光緒辛卯三
餘艸堂藏板

叙

昔人論唐宋八大家文謂曾南豐獨具醇實氣蓋惟盛德積中發而爲平易近人之論而非立異以鳴高是以深切著明耐人尋釋雖聖賢無以易之也然而著述之足以羽翼經傳者求之近代不數覯矣竟陵明季孝廉胡氏莊先生值鼎革後高尙不仕閉戶著書卓然爲理學名儒余視學來楚思購其遺集而未得今春按試郢都詢諸學博陳君小杜趙君支山屬其搜采藏書并以發潛闡幽宜付梓以壽世爲勸學博踴躍樂從與邑中紳士謀梓其讀書說六卷因郵寄其家藏稿本問序于余余取而讀之見其說理之

精指事之確徵引史籍之富考據經義之詳而又每
立一說能以明白坦易出之披誦數過令人如飲醇
醪如聆古瑟平淡中愈見雋永乃益歎有道之言不
求立異而自有其大異者在間之竟陵山水清佳秀
靈所毓代產才人如鍾伯敬譚友夏諸公詞章鴻博
名震寰區今出是編以公斯世上足備朝廷行政治
人之用下亦足爲學士謹身寡過之資則其有功于
世道人心者宜將與唐宋名賢相頡頏尤爲楚邦增
色焉學博職司秉鐸表章前哲卽以風厲諸生是役
也楚人士得所觀法且知海內儒林咸奉爲圭臬無
疑矣

四百一十九字

欽命提督湖北全省學政翰林院編修王履謙謹序

叙
道生信信生書著書明道者也道不生信書于何有
信百千萬世而不疑者道也非書也徒以書而已矣
同室之人猶操戈焉惡乎信儒家者流若荀揚其書
業疑信參半董江都王仲淹之書疑其疵者有之疑
其譌者有之至若新序說苑中論傅子讀者但取其
大旨無暇苛求是皆道不足以生信而其書遂亦分
責焉濂洛關閩之書本無可疑者也然而恃者貌焉
愎者黷焉諱者黨焉淺者阿焉陰與敵者彊勝焉貌
求似者假竊焉甚至索瘢者文焉妄行者訾焉斯又
讀書者之過而非著書者之過也夫所謂信也者非

要譽于匹夫一時之口耳實期諸天下後世之人心誠能以道生信也書何患乎 先祖孝廉公石莊先生讀書說若干卷與所著釋志相表裏並行于世而此書尤為平近雖云體裁荀韓理原賢聖文退賈董事該精粗上自君相下逮士庶讀之若衣服飲食之切于身燭照數計之昭于目殆無不發信心焉者無他道生故也則是書之行吾知其不來訾也無容文也假竊者不能彊勝者弗克也無所用其阿與黨也欲盪之不可得而盪也思貌焉不可得而貌也是說也非予一家之私言請以質之讀書信道之君子七世孫鼎臣謹敘

讀書說目錄

卷一

務本

行習

求益

義利

六經

論著

卷二

師道

行藏

理事

進止

辨正

誦說

史籍

詩歌

友道

避名

人道

人事

鑒別

毀譽

怨忿

庭闈

友于

伉儷

庸行

朕兆

姓名

取與

遠害

形神

士禮

方技

卷三本

谷虛實

盛衰

屈伸

陰陽

有無

性命

言行

省克

知天

立誠

順義

辨智

鑒往

測來

明戒

決幾

卷四上

君德

內庭

東朝

藩邸

戚里

治化

致和

敦信

名器

去害

任相

才德

舉劾

階級

澤宮

徵聘

納諫

進諫

卷四 中

行道

盡職

忠愛

廣益

居寵

權幸

憂患

吏道

吏事

禁貪

一百零六字

訓行

愛養

財用

禮樂

祀典

歷象

災異

調燮

月令

卷四 下

甲兵

廟算

禮信

刑辟

徵義

中外

要荒 一

要荒 二

要荒 三

要荒 四



要荒^五

通好

防御

雜事

附年譜

陶炯照校字

張華蓮覆校

丁兆松覆校

七十六字

讀書說卷一

湖北叢書用天門胡氏家藏本

天門胡承諾著

務本

聖賢立教欲使天下之人同為聖賢故論語首篇皆言務本之意天下之事莫不有本本盛則所生亦盛本良則所生亦良蓋天下之物觀於其末見其一端不能見他端觀於其本條幹雖多可一覽得之此論知者貴乎識本也其行之也一事自為一事彼此難以相通操之有要力省而功倍此論行者貴乎舉本也凡事之本莫非義理放乎末流則為情欲君子務本故不溺於欲小人逐末故不洽於理聖賢教人學

問。欲其以本務勝末流也。古人未生胎教。既生保教。故爲學之法。自童穉始。凡教幼子者。最忌舉動無常。宜先之以德器。又苦識趣卑陋。當次之以胸襟。不可不出爲世用也。故書名點畫之類。灑埽應對少儀內。則之篇。亟就外傳學之。十五入大學。則必授以經史。此正始之道。人才之基。學問之原也。然矜心勝氣。辯言小慧。皆學之累。虛浮華美。轉徙流遁。又德所由喪。晏安偷惰。護前文過。則善端潛消。惡幾易熾。故必大爲之防焉。既道以善行。又阻塞惡竇。如此而人才不成者。未之有也。聖王治天下。少則習人於學。長則材人於位。少之所習者本也。長之所材者末也。末者所

以驗其本。本者所以資其末。由本及末。則輕重小大。更可相資成功。內外隱顯。亦相輔而日進德矣。書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者善之所止也。聖賢之言。卽善所止。蓋欲有一綫未泯。卽理有一綫未淳。聖賢之言。欲盡理全。全斯止矣。所言之道。皆仁義也。所言之事。皆禮樂也。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樂兩端。如世上兩大城郭。幾許物類。莫不依託其中。仁義者禮樂之本。孝弟。又仁義之本。故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孝弟。窮神知化。必由禮樂。以此思之。說理雖精。而無當於天性。應務雖通。而不足於中和。皆無本之學也。爲學爲

治莫不皆然。一隅之察。一事之宜。不能有益世道人心也。

理事

學問之道理與事之相須猶形之與影也。涉獵典故者雜而不貫常以多自愚。善言名理者華而不實。常以眩自躡。涉獵之病馬融何晏有之。學博而知昏。故失身而不自知。空言之病王衍嵇康有之。體遠而遺近。故履危而自以爲安也。聖賢之學體則兼全之體。用則兼收之用。務使其身爲眾理所會。然後可應庶事故。其教人凡禮樂名物古今之事。變人倫日用情文恩愛粲然相接。殷然相向。莫非天下之實理。莫非

四百二十七字

生人之實事。蓋以實理實事約束紛紜馳騫之心。或大或小。皆求其實。則凡事悉由規矩。凡理不墮虛浮。故董仲舒春秋之學。用以禱雨而效。過此以往。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可不必學也。凡爲善而不終行善而多阻者。學聖之無法也。學聖賢者。先學其齋戒洗心以爲窮理之本。然後學其默識心通以爲應事之方。所求乎卷中者。偏於理。偏於事。皆偏也。偏於靜。偏於動。亦偏也。理達於事。事達於理。動不礙靜。靜不礙動。而事物之中道始存。以我曲尋古人之義。不可把捉。古人之義。彊來就我。就我意見。固不可就我嗜好。尤不可也。故凡前賢議論驅遣書傳以從己說者。非讀

書法也讀書惟漢人最確原委得失較然不誣取舍
勸戒屹然不爽諫章則少文多實議事則守經據古
絕不假借牽合以伸己說讀書若此故胸中所得義
理亦無假借牽合之病粗者即粗精者即精大者即
大小者即小非粗者必欲求諸精小者必欲求諸大
也非精者遂不必求諸粗大者遂不必求諸小也體
驗未深惟簡擇古今最勝之理藏於胸中推勘未細
惟將胸中所積最勝之理施諸事行往往戾于時宜
拂乎機要舛午乖刺迴穴錯互自謂本諸淵海遇人
不服則盛氣奪之遇道有礙則博辯爭之遇時有窒
則倔強守之以不純不備之指据爲不可易之說假

借牽合毫釐千里不止一閒未達也士大夫居下位
處貧賤時不以經術充實其中一旦立兆民之上事
務煩擾人情嶮巇精力匱乏世局錯亂不能遵先正
規模而決其成敗所倚仗者不越徑寸之胸次世俗
所云聰明智巧已爾天下國家之事盡以聰明智巧
處之自然多所錯誤無限不善之端乘閒而出引其
身陷溺而不可援也天下至理所在古今治亂初無
閒隔不可謂有餘在己不足在人得則在己失則在
人夙昔苦于未知即以學去其障夙昔苦于無能即
以學充其力我欲爲聖爲賢而取諸古語以爲鄉導
也但能竭力用功至誠立心不取效驗不記歲月矜

色溢氣消除殆盡中和之理流動充周于胸臆之間如衣之附體無所往而不相尋則是非得失經權常變莫不剖判分明矣若以聞見爲美日誦萬言而不得其理之所在雖稍得之不能了然于心充然于心掩卷之後依然鄙夫之胸次臨事號召無以取諸左右則不足貴矣

行習

學宜謹內外之際凡博聞廣記聲譽名達矜心勝氣辯言小慧皆務外者也凡誠切警省勤敏篤實皆務內者也務外者致飾喪眞非成德之器一涉于彼卽不能返此爲之益熟則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則箴之

四面三十二字

不痛終其身不自知者如未嘗學者也務內者誠則不欺切則不浮不分心于情欲不阻喪于苦難不怠棄于半途按其節次時其生熟無分外之求意外之得其益不可勝述也聖賢欲天下知學之人多非矜喜其少也故其持論往往近于平夷而樂于共至人所同得而我先得之非謂人所不得而我獨得之也故爲學者務得實地踐履實地中行蹈空者顛覆倚空者傾頽讀書而汎濫無歸浮華不實何以異此河閒獻王好書務得事實每求眞是蓋無所見者於書求之有所見者於書證之有益於道者取之無益者畧之有實用者存之空談者屏之邃古載籍近世文

獻必服膺而景行理之深者不以淺嘗序之漸者不以猝至論之篤者不以泛觀一話一言無不引伸而及於學術無不引伸而及世道人心要使數千年學術事功如以身親歷其間而不爲臆度懸想之說庶不媿好學之稱也不可矜古人已定之名而迹其已然之功當得其功之所由以成名之所由以不誣則其理庶爲我有變通亦在我而無不受益於古人又使無形之理具於吾心如有一物可持如有一城可守持之無失守之無遷日積月累所得無垠又且誠意懇至感悟深微學周公則見於夢寐學堯舜則見於羹牆學文王則得其形狀皆誠之所感也至誠所

感亦可增長聰明正苦一閒未達精於所讀之書則達矣卽有未達亦可尋古人成法以達之要在攻去自己之私心獨力恐不能勝則合古來聖賢之力以攻之未有不勝者此昔人所以多讀書也今人學問愈多私心愈熾不求我所取資但欲評量他人援引古人以彌縫身心不善之端假借古語以指摘他人爲善之事以前聖格言助吾文辭典雅以前代成敗資吾文字辯博終其身無一可紀之行可法之言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也夫文字之業未嘗不有益於人以爲觸目警心之具則有益矣以爲矜名逐利之具而淫心以求之不惟無益又且陷溺日深非舟航

所能拯援也讀書義理宜精然用功次第亦不可不知蓋聖賢之功絕有次第積漸以往層累而至若金銀銅鐵攪作一器非良工也其始也專精一書一書之指既爲吾有所得雖少皆有實際以此更歷諸書亦皆實際矣大學一書既有義理又有次第如人之居宅朝夕出入其中論孟如人之田疇衣食所從出然而不在一處有經年不一至者所以大學最爲門戶其餘未盡之理散在諸書中者緣此求之卽能深入其奧目通而心未通者不可居之爲理意至而身不能至者不可任之爲事寧取其少而守之堅不取其泛而施之雜要使心氣浹洽義理貫通盪滌胸中

淺俗鹵莽之氣日進高明細密闕者俟補斷者俟續善者宜護惜惡者宜驅除一觸動卽可參前倚衡一省悟卽可悅心研慮不可一讀再讀而遂輟也更可慮者涉獵未深卽捐去卷策少閒遂認初時涉獵之見妄爲至理爲定解他時卽心光偶露又被前此疑障裏定不得迸出仁義禮智之說日在輔頰問其所以然鮮能指一事實之平日未據實地臨事自不爲用雖意見偶合亦復不能自信交臂而失之矣柰何以讀書旣多遂謂能畢爲學之事乎

進止

凡從事於學者非欲一朝之服善欲終身之去惡也

非喜其不逆於心欲其徵驗於躬也人未嘗無聞也狎而玩之則逝而不留求一言之研諸心不可得也人未嘗無知也怠而棄之則積於無用求一事之被諸躬不可得也聖門知卽爲行子貢較量知二知十而不敢自信者恐行之不逮也學者潛心古人不出於影響疑似而遂已則志量寬舒局面悠長容貌謹較問難篤實見者知爲成德之器若但以取功名爲文章所求必不精所得必不實規模促狹志氣急遽終爲庸人而已矣人一生之中豈能事事如意不可因一事失意遂以好學爲無益又一生之中豈能事事通解不可因所解既多遂縱心肆志不屑配以實

際歲月易逝倏忽已老雖前此所學未免失時之患然悔悟之初卽敦勉之始亦不憂其不逮雖少壯失學老年尚可相償若此心已怠此志已盈與夫多設疑難自取退縮亟求微效不耐持久心乎正道則澹泊無味語及捷徑則欣喜馳逐若此者老雖悔悟亦恐日暮途遠未必能相償也且精爽在人久而不用必枯竭沈陷而至於冥昧迨乎晚年朋儕日少後生穉齒義不可面規其過卽勉強好學自謂以聖賢爲師定是矜氣益甚蒙蔽日深與畔道等耳古有功名不可訾而訾其學術者昔人於王文成是也學術不可訾而訾其出處者昔人於楊龜山是也皆媚嫉之

情謠誅之口未可爲定論善學者不可以此沮喪其志二三其德也

求益

士大夫終日學問欲何爲哉總爲此身喜怒哀樂動而有悔人倫日用習而不察應事接物乖而失宜艱難險阻守而鮮固必求合乎天地之性古今之理乃確有持循不至恍惚確有依據不至謬戾故曾鞏曰多所見而慎取之也蓋目雖有明待日光而後見萬物心雖有慮待聖言而後經萬事故學聖道者小大皆取足焉如山川丘陵鳥獸草木各受生成於造化也爲學之道知所當至者必求其至知所當止者必

求其止其知既精故能析疑於幾微其行既力故能與人爲準則可以增其質性亦可變其質性增者如磨礪之於玉石變者如蟲豸之有蛻化有事乎道德則日崇有事乎聞見則日多故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也夫習非可以勝是好紫可以奪朱況乎以天地之理約束情性聖人之道增益聰明焉有不得者乎且情欲者德慧之敵此開則彼塞聖人抑情復性去欲從理使情欲日退德慧日宏皆賴乎學也夫虐政虐世之人知有聖道則不至暴戾恣睢處人情險阻之閒服膺聖道則可知消長盈虛之理進退存亾之幾而不至於大過聖人之言其猶天乎運四

時殖萬物而不窮也承天地奠民生而不害也亦精之而已矣天下之理無窮猶寒暑晝夜往來不息一是其所是句非有是也柰何一是而終身奉之各是其所是句非無得也柰何一得而祕密守之聖人能通天下之是非化天下之同異於學問護前之士獨無取焉誠無取於彼者也

辨正

好書藏書莫不有正有邪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之士河閒獻王所好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邪正不同故立身亦異厥後淮南以叛終河閒稱賢王好書可不謹歟古書甚多且雜豈能辨其

四百三十五字

有無眞僞聖賢不校說之非禮而因文釋義亦足見古人處變之方雖極變之事皆可返而歸於正且常也若曰此不經之語直以不信拒之萬一事變之來有適與相類者則聖賢辨物居方有所未括人之叛道者無從收拾束縛於道中亦讀書觀理之滲漏也然則書可盡信乎曰不可因其事而求其理無適而不可也若跡其事而措諸躬非粹然一出於正不可從也學必有所統壹乃能上接聖緒而粹然皆正堯舜逆知孔子故制道義以授之孔子能樂堯舜故作春秋以效之所謂道同者相稱德同者相友也五經語孟皆聖賢所定純粹無疵諷讀一言卽獲一言之

益其幸而至於高且遠者歲月積久之功故其始也當從其知其行處尋求不可向獨知獨行處尋求子史之屬則宜鑒裁去取所得既粹亦與六經無異若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引之使近抑之使獨以之觀理必多差錯以之處事必多阻礙不惟無益身心且毫釐千里之謬何異抱薪救火放虎自衛乎易曰聖賢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蓋謂義理所止在於斯爾而昔賢以爲有象外之意繫表之言是未得其統壹者也范升有云學而不約必叛道也統壹未眞故凡書皆未覈實不悉難易緩急但務持論取勝如行路然泛論道路險阻雖鳥道蠶叢曾不經意及身

歷其地則尋丈之溝一仞之坵必有難踰越者所以至覈實處方知難易也如成廈然汎論室廬雖崇臺九成可語次而構及身鳩其功則采椽之居必有鑿契千門萬戶之宮必由棟榱一物不備不能成質所以至覈實處方知緩急也常以覈實爲心方且鄙薄持論之士況欲持此勝人乎凡求勝於人者卽非爲己者也商鞅求勝部民孫吳求勝敵國故其爲禍至於疆弱相吞愚智相陷刑徒被路流血成川而不可止若夫讀書觀理知內省而已知反求而已內省日積反求日深與千古聖賢之徒愚不肖之夫婦共遊於大通之塗焉有勝人之念哉以勝人爲心不知反

求內省處則浮華出則躁競悅從則煦煦相引異已則怒目相向賢否異位黜陟紛紜小則僞學是傾大則濁流盡陷人生莫必其命倫彝罕克共恤其禍豈不如鞅起者且讀書有關風俗尋求義理尊奉師儒出入不悖所聞謙讓不肯教授若此者學必純厚而風俗亦厚其或捷取功名徵逐勢利趙賓巧慧非法公孫曲學阿世若此者學必浮淺而風俗亦薄風俗學問維持者其治平爲可久也若從學問敗壞者挽回更難爲也安得風雨雞鳴之君子而與之共辨學乎

義利

爲學先辨義利義利未清終身夾雜顧戀宅心處事必不在中道與正理也今人立身行己多是私欲謀人家國亦是功利好責人而憚於自責就所安而遠所畏凡可以害道義者皆利也學者此身此心無一刻非道所流見與所盤旋出入起居羹牆寤寐皆是物也一遇聖賢之語或相印證或相觸發自然入之深而守之固用之精而赴之勇蓋人心原是義理結成只一撥動便如撥火引之卽然延之卽遠如之何不深且固精且勇也若不用以精氣殊爲可惜若復用以逐利其撥動牽引亦猶此則陷溺滋深矣今人所云吾心靈變者全是利欲之心助其機巧見爲靈

變其實是大憤憤至真正潔白高明絕無利欲處便
自懶慢不可用心豈非大憤憤耶辨義之學先以窮
理窮理之功非茫無畔岸也大儒之學本於天之所
賦故子思首言天董子亦然其次則心之所存體之
所具身之所接皆理所寓此外則有人有物有鬼神
有古今亦皆理之所寓莫不明白坦易充足雋永者
也平日洗滌此中渣滓既淨然後觀理之時所發皆
正念所求皆正道而與義相入若渣滓未盡正理不
治鉤棘險僻盈其胸次則所求乎義者莫非利欲之
捷取也何以得夫事物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乎故精
義之功在乎窮理窮理之功先以洗心此之爲學亦

不必堅白同異之察六合九州之外矣

誦記

讀書之法舒緩詳盡讀書之儀端莊斂肅書有途徑
直者爲是書有門庭通者爲是不求諸直捷通達而
求諸偏曲窒塞如適越而望閩也凡書中之義有卽
本書得之者有旁觀他書得之者有文詞有指意有
義理有體裁寬博詳緩者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使
潛心味索不以迫亟致淺嘗也富麗精華者所以充
足學者之嗜好使悅豫奔趨不以淡泊生厭棄也開
卷之時止可得其梗槩其中曲折可繁更在掩卷後
平心靜氣紬繹尋思有開卷之功無掩卷之功者所

得亦恍惚也所以勇往前進不如退轉玩味信己見以直前不如勒回己見以徐觀一段一篇既訖宜將此心稍息使神氣不疲然後與義理浹洽此際甚微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若讀前段畢氣尙未平便讀後段或前句未了意在後句前段未了意在後段則此心躁急心隨躁動必無浹洽之妙粗疏畢事虛憍有餘而實際不足矣每見士大夫讀書閱文皆恩恩爾未嘗有徘徊顧戀之意則所云紬繹尋思者更在何時用功朱子每教人理會教人體認門人問其用功之法只是從心上輪迴數四自然浹洽浹洽則堅固既洽且固觸物取諸逢原若但眼底收攬胸次

度藏既不詳悉又鮮次第便無毫髮之用且讀之淺率自有差錯不知其淺卽不知其錯也只擇意之所好率爾賞愛所不好者一覽而遂置焉重復溫習則斷章節取以便誦記一篇之中頭緒全未接續脈理全未分明胸中襞積猥塞不能融液成片以此應事接物至當不易之理既從平日所謂淺近中鄙夷而忽之而平日所云深且廣者又無當于爾時之用既不可彊之使合胸中又無可依傍不能不向情欲智巧一途以草草結局而失之千里矣今人讀書先有幾種病痛所以只見己是只見人非一則多私私意盛于中觸處流出凡先聖語言公正無私者先有不

相悅懌之意但屈于眾論無可柰何不得不隨人誦讀然而非其所好自然格格不入旨趣茫然一則覬勢利榮枯以定先入之說勢權之人言者卽是寂寞之人言者卽非一經先入牢不可破不復折衷求進一則自是意見意見一定不可轉移于他人有用之言必不留意縱然屬目終是己見爲主夫經書之指前人旣已解定乃不可疏通舊義必欲更求別解獨出新裁自云可勝前人自云有所觸發不知皆前人所吐棄與後人所必吐棄者寧如舊解乃昔人揣摩較量而後成可以處事決疑所得未可量耶所以學者多而成者少庸才多而通才少也

六經

聖人之學通乎天人六經者天人之蘊也天地之心以仁爲本若義禮智皆所以善仁之用六經所言四德之精微與其實事也天地之心由此以達于人而人得與相接焉是以百家角立眾情愛憎是非取舍最易淆亂以六經之義斷之則一成不易雖有紛紜莫能爭勝使人知善惡之有歸者以其得天心也凡人道之正者皆可相通扞格壅闕皆不正之情爲之六經之指皆人之本情與其正務故精其意者天地萬物之情與吾喜怒哀樂周流無閒而無所底滯在上則視民如傷在下則吉凶同患義理之相通故也

人世禍福之幾最苦難明治亂之效觀不及遠世俗之士復以智巧穿鑿是以吉祥善事當前而莫能趨畧獲陷阱在側而不知避惟順六經之指以行則遊于大通之路克己就義恕以及人迎福于幾先制治于未亂蓋位天地育萬物之門戶規矩也其常者所以明義其變者所以示權權義皆通則萬事畢舉矣六經之有傳注如衣服有縫紉飲食有烹飪車馬有轡勒假物爲用以達于人事者也昔賢解經自有定指聖賢微意何嘗不在傳注中年祀久遠一師之學衍爲數家原析而流益分所以子夏之門後有莊周曾子之門後有吳起皆傳說既廣駁雜生焉漢人以

三萬餘言說堯典二字其中能無支離乎一語駁雜則後學疑誤遂流爲異端矣桓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入授明帝減爲二十三萬其子郁復授章和二帝又刪成十二萬所以然者浮詞繁長多過其實故約之使有統壹也今人輒爲六經立說又穿鑿六經以徵已說欲天下之人皆舍日月而就熒燭曾不思天地之道人人可以同得聖賢之經人人之所共讀苟求其共行者以爲準則而自矢必知必行以爲志趨則亦何所不至又何必別求異聞異見矜前人所未獲崇虛文而不適用也非病其說之多端也至于莫可致用則朽木糞牆矣張子說易爲君子謀不

爲小人謀故繫詞必喻以君子之義君子之道有吉無凶者也凡吉凶之在爻象不必筮而得之但所行之事與爻象同卽吉凶亦同故彘子不用帥命有川壅爲澤之象曼滿無德而貪有豐屋蔀家之象行合爻詞則吉凶亦合所以謂之通幽明之故而教以盡人事也黍離降爲國風非有人降之者蓋自降也昔曰周京今日王城名旣降矣太史之采不及天下諸侯之貢不及柱下所載者封畿以內之事無能及遠體裁亦降矣雅聲者天地之正氣風者天地之噫氣也王者失政正氣鬱而噫氣作故雅變爲風興觀羣怨忠孝名物詩之用也得其性情之正詩之體也或

先得性情之正而印證于詩或深得詩之旨趣而蕩滌邪慝皆爲有益後賢之論如所云四名五志皆益于性情者也如所云蔽于五際失于齊魯云者皆恐有助于邪也三百之篇言其風俗則喜深婉而惡薄惡言其政治則美熙豫而嗟憂慘故無不與治道相關而深于詩者卽長于治人也且其旨趣要在溫厚和平頌美而不階驕溢諷過而不觸怨怒又委曲調暢以自達意指故深于詩者不獨忠愛之情上達君父仁厚之恩下感黎庶兼能通兩國之信釋兵戎之隙而優于奉使也凡人性情之內有邪穢有渣滓邪穢者淫惑之根藏于肺腑宜用力治之如水之濯物

灰之澆垢攻而去之也渣滓者粗確之迹結于榮衛
宜潛消之如風之解凍火之銷膏默而化之也二端
之物惟樂可除鐘鼓之猛厲充滿洋溢使人震肅則
轟錡之頃不容復有雜念琴瑟之和柔紆餘涵泳使
人夷愉則融洩之際不容尙有芥蒂先王設典樂之
官于學校中使天下人材皆出于樂惜今之失傳也
夫聖賢之言可否皆有定論聖人之可否存乎書當
時之可否存乎天下無所容吾私也大小夏侯皆以
經學教授彼此相非勝之非建則曰章句小儒破碎
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二人之論幾難
折衷然以窮理治務爲心則志在應敵所以破碎大

道也鮑宣經學甚明史家稱其諫章少文多實此豈
應敵之謂聖王旣沒詩書禮樂之指皆成絕響悉緣
應敵之說誤之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絕故取後代文
詞續前代典訓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絕于後世後
世之義理皆可續前王統緒也紛紛論其僭擬擿其
同異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頒天下同文
之國使書于策者無不鄭重雅馴蓋周公思三王以
施四事因聖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卽堯舜之道也
幽平以後爲史官者衰貶勸戒不昭明赴告策書違

舊章孔子樂堯舜之道而欲措諸實事因當代史書著其是非舉周公之制而申敝之使二百四十年之紀載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義者貶而責之誅而絕之雖屬辭有文有質敘事有詳有略苟非有害大義皆因舊編不必更易故其爲法直而不顯諱而不盈直而不顯者以義斥其事不必顯設于文後人因文求義則其事亦明諱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猶必不能掩志史之所書諱其迹而著其志後人因志以察迹則向之所諱原未嘗掩其實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關文有微詞闕文者舊史闕誤不復補綴改正恐擬度意指而失當

時本質則爲舛爲訛後人據其舛且訛者爲正義則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寧闕如也微詞者本爲逆事委曲其詞以從順理以爲臣子之義固當諱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順理不滅雖人以曲文見責猶未失大順之義不以激烈之空言觸權貴之怒嬰直言之戮則人不以行義爲殺身之具亦可保全大義使不沒于人心蓋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絕也故其書可以制治未亂又能撥亂反正貫通百王生成萬物與日月並而不息也後之史書旣無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雜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違天地之心論理不主于善不協于

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純粹敘事小大錯亂真僞糾紛
先後舛午賓主易位雅俗雜遯或言其始不言其終
察其一不通其類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歸宿折
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詳一身一家
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備者猶抱恨以終其身
張衡之于漢儀是也漢家六世而有史書私作本紀
非奉命供職班固因之幾受私修國史之禍既受詔
許成其書猶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而後就故西漢之
史遂能遠絕後世東觀以來以史館叢文士其法漸
替陳壽甚有史才而遷固以記繁志寡專美于前故
壽亦慕之不盡其才范甯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棄

經任傳既有成法故甯亦倣之未盡其意史所以翼
經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經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經記
傳所以證史而記事者多取不經之說其害使人信
非經而疑正史皆信道未篤辯博是務也故帝王世
紀其說甚多班氏作律歷獨引郊子之言爲徵以其
見諸經傳爲可信從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經鄭氏
說詩亦先譜列侯世家而後及篇什蓋變風多里巷
之事兒婦人之言若不本諸國事不可入經是以說
經之法必本于傳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夫
聖人刪詩必使善惡並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
蓋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況史籍之書所以繼

往開來世代不能無治亂君舉不能無得失猶山川不能無險阻晝夜不能無明晦若爲善之事則詳爲惡之事則略是古今不相續而人世有斷絕矣人君惡史氏之不諱故置總裁官以蓋藏其惡又時時觀史以箝制其直詞旣無古來列國皆有史書之例以相參考故柱下之史不過頌美稱德蓋有不入學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雖多而誠實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後遂以史籍爲可有可無之書而前代之史絕不屬意然則史事不幾絕哉且讀史之法亦不可不講也夫載事之書容有過其實者讀者當識其意而已凡大體之得失所以昭勸戒于來世他若制度原

委處事方略財賦盈縮用兵勝敗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權應變者守其常而通其變則經權皆能盡善逐于變而棄其常則成敗皆必有損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數險詐之事亦一時風氣所爲又有雖無名位而其人亦能間大事成敗造禍福端倪有世道之責者或駕馭之或防閑之不使逸于檢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遺漏也故讀史者必深識三才去就之理以決治亂得失當知治亂因乎得失而治亂之源流不盡在得失中有小事無失而所壞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當知是非決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盡在是非中惟當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

邪正也不當抽出書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議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處匏瓜之繫又不當輒徇己見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盡符五經之指卽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意在勸戒而大指已乖勸戒皆謬也總之閱一史畢然後更讀一史此許魯齋之法秦人罷侯置守而史亦廢此程子之論唐時事事覆車代代冰鑑此朱子之說皆讀史關鍵也班氏漢書小序是非純正去取分明每章不過數言而治亂之形賢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誦述及此亦可知爲政之大綱立身之先務左氏一書隱桓之

際傳聞多略而臧氏展氏頗載其事蓋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紀載故左氏有所據以立傳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詳又藏書甚多參考古今立言之準又讀書有法不以偏霸小術閒厠正道然後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術故傳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錄其著作甚詳此二家學術之別也公孫宏卜式皆見諛于司馬而班氏猶爲之表章蓋事久論定與並時而生者愛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際其辭微猶書其事也王通作元經衰貶不及仁壽則不敢筆削本

朝之事矣此又先後時勢之別也

論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宣猶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故陰陽相錯之謂文物我相交之謂文入則有夫婦出則有友朋位有君臣體有左右程子所云一不獨立二則爲文也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爲本統而附續萬類凡王政人事法度無不麗焉故文章非一人之事爲文非私己之業取其可繼微旨可通王道彪炳于陰暗之時經緯于明備之日不本乎天謂之誕不益于人謂之鄙君子不好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立德也充然于心盎然于身因而授諸簡札所

四百四十字

以居業也忠信爲進德之質德日積而不自知修詞有可見之迹是以爲所居之業進德之實可于修詞驗之君子終日乾乾猶不免以詞見者所以自考也以爲非敬不立非義不宣惟此可以觀心而爲德所託也人之有益于世者莫如功業功業旣成則可轉亂爲治轉不肖爲賢然功業不可人人而爲爲功業者又未必稱其所學之志故不可無著述之業辨析義理使明白痛快如披雲霧而覩白日亦能以治易亂以賢易不肖也然著述之業有指趣有條目指趣體也條目用也明道有明道之體用事功有事功之體用有體而無用可談說而不可施行有用而無體

施行雖赫奕而義理無根株易之爲書至約之理存乎卦之畫至廣之義發乎爻象之辭畫本乎天地辭括乎人事本天地爲體括人事爲用此易所以爲文字之祖也聖賢爲學合義理以爲體授諸簡編則又包括庶事而爲用其所授簡又可自爲一書以爲天下後世義理之體而隨其日新遞益者又足爲體中所具之用此聖賢所以爲文字之源也蓋著述所以立法立法所以經世故學不苟博必求天地之心文不苟作必協動靜之義揆天道質人情按古法正時事所謂文也蓋由存諸心者精明純粹精明則有光采純粹則無瑕疵既已精明純粹則常矜乎人之未

至于是者未免處乎暗室行乎危途不得已而著書立說以開示之其約也所以舉其大綱其詳也所以示之節目約非不足詳非有餘以爲天道有示人之處人事有應天之處使吾之是非曲直無不與天地休咎禍福相應然後從吾說者能免鬼神之譴責人主之刑罰陰陽之災沴人類之傷殘也揚子曰春木之菀兮援我手之鶉兮言春木菀然而生譬若孔氏啟導人心援手而進之相與游處淳乎其安之也若不以拯援爲心則聖賢不著書矣且天地靈異之氣不常流露于世其篤生也必有爲其成質也爲大慶與天下後世共登仁壽之域豈一身之事乎文之美

者君子樂取之樂取之者助其爲善之心也文之惡者君子厭觀之厭觀之者恐助其爲惡之智也使君子樂觀小人厭觀者君子之文也樂觀君子之文厭觀小人之文者君子之人也戰國以後聖學失傳士之爲文者不必本道德是以有文采者苦于道德不足有道德者苦于文采不揚而時之所須又不必盡合道德但取措置事務功成而無後患是亦文之有用者也所以體裁日下去道日遠揚雄譏其雜而不純李軌斥其動而愈僞也蓋文之美者如金銀銅鐵皆可煅鍊成質以爲器用百鍊之後卽銅鐵爲質亦能水截蛟龍陸斷犀象惟無用之言如奸人假造銀

幣非不爛然光華若入火煅鍊卽與煙燄飛去化爲烏有矣儒者論文字短長娓娓可聽井井有章偶爾自作輒以飽飮成質採掇取妍向之娓娓井井不知安往此入火飛去者也君子有言要使當世知禁後世知戒主于表章善道垂示法則而佐以貶惡以防闕失猶夫陰陽之理陽主歲功而陰佐以肅殺皆以生成萬物非如酷吏斷獄一切致人死地而後快也太史公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衰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故爲文者亦當以勸誘爲上規切次之嬉笑怒罵佞諛嘲哂品之下者也寧端莊勿痛快令人改容而禮之不令人解頤而悅之也事之反正最甚

者祕而不錄所以存萬世之大防若詞之詭辯之迂不能使萬物得其序五常得其倫適足擾亂時政敗壞人心君子之言豈可類此嗟乎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一人耳目心思所及幾何著書立說總非格天之業况以屬文爲事原與物欲相近最易牽引而至陷溺故昔人五世之業至能文而衰若無大道爲公之念存乎其間必不能成就所事或阻于世網或沈于水火皆不免也君子惜之

詩歌

詩有剛柔有清濁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此皆刻畫聲韻之末非詩之本旨也詩之本

旨所以善風化育情性徵國祚存亡明政治得失凡天子所以化天下諸侯所以移風俗子孫所以告祖考父兄所以陳教戒人道所以達神明皆假此以道之故古者太史采焉君子歌焉聖人刪定論次有善則嘉之無可嘉則勉之勉之而不得則傷之傷而不改則刺之以他事寓意則誠之美非道諛刺非揚惡蓋其學識性情無不與氣運相關是以政教衰于上變風作于下此自然之感也故詩之道在乎從容諷諭下情上達樂而不淫窮而不困抑揚宛轉感動人心若諷諭失道感憤害義旨不深婉情不溫厚無益于倫常無補于治亂皆詩之近乎伎藝者也故古有

諫諍有夜諷時無采詩之官故作詩者流蕩性情不
關道義雖有若無矣若夫譏切朝廷指擿當路不惟
有禍亦且無益何也草野之技必不能上聞玉几當
路之威亦豈可下絀巷議多見其不知量耳
詩有義理之學有樂律之學今之相傳皆義理之學
也樂律之學自杜夔時僅存此後遂盡亾矣鄭夾深
序樂略謂孔子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
用以說義因謂毛韓諸家皆腐儒而漢又立之學官
遂使聲歌湮沒曾不思仲尼著書莫非教人義理觀
其門人說詩切磋琢磨用之講學鳶飛魚躍用以喻
道必非聲歌爲本義理爲末則毛韓不爲腐儒而學

官之設不爲音響泯滅之濫觴也如鄭說者則兩楹
之奠爲其有功于樂府乎誤矣誤矣

鄭氏病樂府一道經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
使聲歌之紐幾絕故取而繫之凡短簫鐃歌等二百
五十一曲繫之正聲以綴風雅凡郊祀東郡等四十
八曲亦繫正聲以綴頌凡漢三侯之詩房中之樂等
九十一曲繫之別聲正聲繫以琴曲別聲繫以舞曲
以當古之有詞無聲有聲無詞者此外古調征戍等
四百九十曲皆有詞無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
五門謂之遺聲以當古逸詩也樂府統繫得此而明
此其有功于後人者也

陶炯照校字

張華蓮覆校

丁兆松覆校

讀書說卷一終

一百三十三字

讀書說卷二

天門胡承諾著

師說

師也者以正道決人所行者也人每樂于行道然多在疑似之間師則從而決之故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必相示以道德而道德之旨亦不盡在語言當先養弟子固有之性使仁義禮智常存于心而後能服習道德也若于固有之良棄置不顧獨以講論誦習為業技雖精而心則鑿喪德喪志莫此為甚人材之壞無日矣聖賢教人不惟憫人不成其才更恐由我敗壞其才故不可告以不師聖之言不可折以不同

讀書說二

道之辯委曲嚮導開悔悟之幾以相迎養養媿恥之心以勸奮發而受教者亦當自爲地誠懇以求之省察而思之勉力以赴之意旣誠懇心始開悟開悟在心乃能省察省察旣熟龜勉自至三者備而後其人可教也聖人之教有品有節品品類也節節文也分別其類各有區域塗逕可以尋求又爲之節文以裁其有餘勉其不足使合于不易之則輕重損益一切盡其商榷然後畫爲成法以示之使愚而寡見者得所持循弱而無力者易于固守推而聰明才智之士莫不皆有所依據以勝其人欲之私復乎天命之初勿論高下淺深皆切于所教者之身心或攻其病或

輔其不逮若汎論事理之大要以齊眾聽而于其人
不切旣不切于其人則其人領略必淺一言領略旣
淺則視天下之理皆膚淺矣故理之微者不可示中
人道之大者不可告俗士皆恐其淺嘗也古人雖曰
教人半是體驗身心所以教學相長而皆獲其益呂
和叔因人之可及而喻諸義是也若謾云精粗本末
初無二致謂之主張後學則可謂之成就後學則未
彼後起者何所賴焉頓之一字禪家之學聖賢無頓
悟之說所重者積累之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盈科
後進放乎四海莫非積累之謂頓則先無次第後無
服習其得不實其藏不堅譬牧人之子忽爲王公豈

非夢乎波濤之中忽生城闕豈非幻乎聖賢不以此誤人也聖賢于人指點性情之偏欲其自勵求進非適其短而毀之也故有迎其機者不見其機不可迎也有達其萌者未值其萌無能達也有得其一端更進以他端者此端未甚了然他端無從附益也道德深淺之際有時不敢自任知道體之無窮也道體無窮而不自見其有餘亦所以體道也不惟在己省克卽所教之人所當省克無時不在吾意中而相與提撕非心佚行不必斥言拒絕但教之以禮則非心自斂佚行自謹故有薰陶浸灌有嚴憚敬畏有興起慕效隨其所值而皆有獲所以王政之時無窮人教化

之門無棄才也

友道

伐木之詩以嚶鳴象其聲以遷喬勉其行蓋欲以婉轉清和之音相扶于高明廣大之域也故古人多一朋友卽多一輔仁之人卽多一聞過之人故少者不如多者之益今人多一朋友卽多一人升沈之態與異同之見與相爲援引之私故多者不如少者之善此今昔不同而非吾力所能挽回亦云自盡其道而已矣予嘗感朋友之事若向戍尤孟獻之室季札譏孫文之鐘皆在邂逅之頃傾蓋之時今之稱久交者相規以過能如是乎然有習熟而生漸染者有慢易

而生違拒者有牽持而至鬪鞞者彼此皆爲有憾勿徒責人也夫昔賢論友以爲簡取不煩廣取不濫繁禮緝節非交道也雜選兼收非交道也君子以求益爲心故先擇而後交交其相資者也小人相倚爲名譽故先交而後擇資其名譽不計其品類故有始隆終替僞親背憎者君子之言曰交道可絕而不可毀也絕者所以遠匪類毀者所以快私心也非聖賢之徒也觀國語所載則當時所重者聖人之餘事耳觀家語所載則子孫所傳者亦聖人之餘事耳聖人之心惟門弟子得之故親炙之益見知之統不可少也

行藏

行藏之際人所難言惟得聖賢意指乃能無過聖賢體道者也道之興衰自有其幾天下有天下之幾一人有一人之幾一人之幾已動天下之幾未動是身將通而道則塞也聖賢不出天下之幾已動一人之幾未動是道雖通而身當塞也聖賢亦不出出與不出之際最忌此中有欲縱無富貴利達之欲而有矜己尙人之心猶之欲也一有此心卽勃然易動雖持論以矯世之好進者而人不若己之念常默驅其中以出于必進之路而不見所謂幾之猶塞者意枉求通而惟恐敗其求矣且自處太高視人太卑其心必不能樂天久且移而憤世至于憤世則此念已動向



所鄙棄更欲低徊就之不自知其非矣夫陽氣有消
息則聖人有隱見雖有君子之德而前後左右莫非
小人則動而有礙不克自奮震之九四是也故小人
道長君子宜速遯勉彊遷就終無益也且堯舜有天
下而不與孔孟處貧賤而樂天易地皆安奚必得位
而欣喜失位而憂戚是以歷數在躬不忘涪洞之警
麟出見獲不下霑袍之泣也古之聖賢實有所操以
應世如農家之有耒耜冬則懸諸門戶至于春作雖
欲不服而之田不能不因兔爰雉羅之多艱而後退
處不見賔歌颺言之可慕而樂從事總之以道爲資
如田叟之資種稔賈客之資鏹幣一日無資則窮困

矣懷重寶者必藏匿保護擇所居而後託焉擇所如
而後往焉安車召之而不就拱壁迎之而不入蓋其
所受于天莫非清明之氣故俗情所嗜如脂如膩若
將浼焉無可動其心身之所往必以道隨道不離身
也道之既竭必以身隨身不離道也是以夷齊立節
而百世聞風四皓避秦而儲位以定子真不屈王鳳
君平久隱卜肆當時王公大人後生小子莫不奉以
爲法或感慕而變舊質或覩貌而祛惑志或苦操足
以矯世或善言可用悟俗賢者之有焮如以此其所
持者道道非無用之物故抱道者自不爲無用之人
也予嘗乘馬亂流目眩于流坐不安于馬而身幾墮

已而堅持轡勒瞑目據鞍聽馬之自涉而克濟矣守道之力當如是爾

避名

凡出處之際其情益真則其氣益平其氣益平則其志益堅不惟不受其祿不榮其寵卽高士之名亦不敢居而後可遂厥志也蓋不求聞達之人居心亦非一致有避權勢者有避患難者有量才能者有任天性者一有隱遁之跡則人得物色之惟因任自然日在耳目之前而蘊藉卒不可測乃真隱也齊二客魯兩生史失其名失其名者所以全其高也禮失而求諸野見負樵者幾焉易散于九師而值于道路見負

四百三十六字

擔者幾焉劉因承學士之命志雖不赴初亦拜受以爲恩命自天非下人所能抗是以拜之非謂一拜之後卽不可復辭必若龔勝推卻印綬而後可也謝枋得志在辭聘而以持服爲名故略其不字之貞極論起復非禮意則堅貞辭亦有託是以二人皆成厥志朝廷亦不彊之蓋此中平夷不爲甚高之行乃克遺世獨立故逃名之念甚于逃疾避譽之心劇于避毀世皆不覺但與相忘而已彼矯矯憤激而緣私以動者未有不返徇于私者也抗志雖銳曾不踰時而念移念之旣移俛首而往就焉向之感憤嗚咤若別爲一人矣卽念在不移且有迫之而起者其身已縻其

志安在君子不爲也且易之爲書當明夷之時惟處
遠最優旣入世局之內則以小傷而亟去爲幸若夫
傷時之亂而有太和之氣值世不用而有幽閑貞靜
之德非有道者不能蓋天生聖賢所以爲天下也與
人並生卽有同憂共患之理其可救也救之其不可
救也猶宛轉以就之皆不忘斯人而非自爲謀也一
旦決然而逝頽然而放澹然而足與草木同腐與天
疾同廢然後人皆共棄而我得自全何必洗耳投淵
皎然在人耳目之前驚歎之列或爲羊裘釣澤或爲
鸞鳳嘯山使物色及之而後爲有道也馬融始不應
命旣而悔之賢者不惟不悔亦不必不應孔子身旣

衰老雖周公之夢亦且無有非果于遺世也少壯不
爲無益之學是以志存周公衰老不希無妄之福是
以夢境亦澹忘也君子以禮自處而後可行其道非
榮人君之尊己也其君果賢君子行其所學而有益
天下故就之以取功名雖委質爲臣不謂屈己昔人
所云應規矩之淑質就班倅而裁之若不行其道雖
奉以師傅之尊豈可久居而不辭心低徊而迹偃蹇
以己所須問之當道以己所欲責諸知交以己所長
邈其儔類以己所薄視其等夷是妄自尊大也君子
尊者重之則有不敢當者其或賤之則有不可受者
俗士之言曰士固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君子何

屈伸之有哉有不敢與不可而已矣若但以爵祿役使天下之抱道者以隆禮苛責當世之有權力者彼此兩失之矣至于遇合之際蓋有天焉臧倉之事期于足以沮一時之行亦不必君之終見信也三鼎五鼎非不辨白其誣僅足洗薄父之汗而遇合之事已乖夫邪正易位事之不可久者也于不可久之中而適逢其咎豈非天哉光武聖主也班彪出入禁門三十年而不大用第五倫沈滯商賈賤事嗇夫微秩而不得召見皆在輦轂之下有才智之名猶困厄如此孰謂非天者公孫宏兒寬雖以儒術顯庸然醇雅淵闊不及賈董遠甚而名位過之乃其始也皆以鴻漸

之翼困于燕雀又何爲者邪當其遠迹羊豕之日求爲賈董之遇且不可得若以東閣之招升中之觴自期于心告語于人益幻妄矣夫此數公者或始困而終亨或暫合而永乖豈可謂非天乎知此之有天則彼不求亦不得者其爲天所限又何怪與衛之君子雖爲祿仕尙令人見其才藝蓋爾時猶知尊賢故見其才藝而歎美也若周之君子由敖由房不見異于人人亦無從物色世旣莫知而棄捐莫惜彼亦深藏而圭角盡泯此周之事勢較衛加陵夷也貢禹行年六十九始生子年八十一尙在仕路上書乞骸骨元帝以溫旨留之八十老翁遠官京師雖得溫旨何用

邪古稱貢公遺榮未必樂于久宦乃知進退之際蓋
有不自由者益見仕路之不可嘗試也更有學術不
明亦士大夫當隱之時輕士嫚罵之日不必更言出
處之宜惟深藏而已矣此又不枉避言避色不入不
居之例者也

人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威儀足以相接恩愛足以相親品
節足以相成文詞足以相諭物力足以相養所以貴
于物而物莫之及也徑情而無儀則失所以接很戾
而不和則失所以親放蕩而無檢則失所以成固陋
而不華則失所以諭放利而多怨則失所以養五者

四百二十九字

俱失則生人之理亦微故君子重之勉之所以成其
爲人也小人薄之喪之所以失其爲人也失其爲人
則去物不遠矣道者所以治己也法者所以治人也
自勝其私則能入道以道治己則能行法不勝其私
而任法裁物不可得也聖人性情與萬物相通故喜
怒哀樂萬物皆無閒焉喜不自喜怒哀不自
哀樂不自樂此無閒之見于公平者也喜怒不易位
而作哀樂不竝時而致此無閒之見于誠一者也長
幼天之所序尊卑人之所立天之所序曰彝人之所
立曰禮分數等差皆非我所自作聖人因物情之固
然而使相從也以物理本同聖人因而合之又謂物

不可苟合也故爲等差以別異之于以去其間隔制其傷殘通其情志篤其恩愛裒益其有餘不足皆物情所共也仁者施之平也義者施之稱也平則萬物皆合爲一稱則萬類各安其分故古人之相接也相輔以仁相勉以義不可直陳則稱詩以諭之言者若無意而聽之足自警所以多改過之美進德之益也否則相示以禮賓主相見饗食以觀威儀作樂以平心氣故豕酒獄訟之患不興嘻笑怒罵之習不作不必從而禁之也晉人久不圖王室之難子大叔爲賦餅之馨矣惟壘之恥而范子懼亟謀納王馬超入蜀而驕先主示以君臣之儀超自懼伏不必引而責之

也稱詩執禮亦道以同然之性而已矣自稱詩之風不行執禮之指不喻君臣朋友之間以徑直相忤者多矣不能于規諫之外更有相通之路雖以肫懇爲心亦靡所施而過誤遂多做省莫作皆衰世之弊也又其甚者全以機巧相御勝氣相加人道之患何時已乎易卦二五皆以陰陽相應爲吉惟困與小畜以同德相求爲吉陰陽相合者夫婦之道也同德相求者君臣朋友之義也陰陽相合止于足以宜家同德相求則可補天地之憾扶世運之衰故君子大其事也知營對楚子之言左氏蓋舉以立教也蓋楚雖不殺晉臣爲晉臣者豈可戴之以爲恩其爲恩也仍當

歸之晉主如蘇武歸漢郝經返北豈可感不殺之恩
于他人乎此亦不取相合而取相求之義也

人事

人事不可絕也亦不可狎也莊以持己多致忤物至
于忤物亦持己之累也和以與眾多致依附至于依
附亦處羣之羞也敬以待其來信以踐其往來不可
拒去不必迫得正大之道得長久之道又得可以君
人長人之道而後不卽于非僻也無矜激苛忍之行
無鄙夷屑越之心在吾宇下者視之如傷眾所同好
者惟恐不逮以卑下人以遜克己非惡人之伎倆有
以困我而故下之也非度我之道義不能上人而故

四百四十二字

遜之也無所避而不可陵之則不必有所避而後下
之有所挾而不可傲之則不必無所挾而後讓之以
人所具之性責人爲之則無疚于人以我所具之心
向人竭之則無憾于己愛己廉隅亦愛人廉隅尊己
道德亦尊人道德均平懇至仁之至義之盡也凡人
道之相接德禮而已矣近而攜貳者惟禮可以招之
自處以禮人莫不敬敬則無二心不待相示以德而
後服也遠而聞風者非德無以懷之德者禮之積躬
而有光華者也積之而後盛及之而愈遠非一事二
事合禮而遂有其名也凡行禮者敘親疏之情通萬
事之理必從其實必從其厚未有其事不可居其名

恩所當厚義不可薄也禮以節情情疏則禮略不必
疆爲濃也主善以內目惡以外非有私也輕重親疏
之別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
賢不責人以力所不勝與禮所不備位有大小勢有
疆弱地有遠近時有疾徐皆所不責也儕伍相構而
尊長平之既平之後有相犯者卽以犯義責之不欲
其相傷也謂之敗前事而長後禍若力不能抗約不
能堅則于其始辭之不可中道而棄之有與同憂患
者必義而錄之有與同盟好者必恩而錄之先世有
厚施子孫國人傳誦以爲美談屬有事會則加報之
此教人重義樂恩也慶弔之事不周于用者施者宜

自責其慢受者宜深喜其來當事而責其施事已而
忘之有人心者決不至此也不信之疑不可加于所
尊不可施于所敬以卑見尊不宜在道路旅次之間
不宜在褻晏之所不衣冠之時臣子之心其有尊榮
必與君父共之事所難處寧以身受過而尊者親者
之失不可顯言也國兵之敗必諱內難之作必避親
之過小而不可怨皆臣子義也雖云制法不可隔絕
細人天性之誼在禮雖不得爲而人情可通者則亦
許之故受役公家者不奪其喪不奪其養不奪其志
不奪其諱衰經而從金革之事事已而致之不爲罪
也不可背施不可幸災不可貪愛不可怒鄰憂戚之

情不可不念義理之要不可不從不念憂戚是無人心也不從義理是無天心也小怨可不必計以尊貴非報怨之資也小善可不必徇以小善未盡大任之量也雖有怨于其親不可與他人謀其親雖有怨于人之所親不可教人叛其所親以自快也此皆禮之所在非計利害而爲之也吉凶之禮不可並行雖在比鄰戚黨閒猶不可苟且也况尊卑大小之別乎諸侯大夫既弔晉喪又欲求見新君叔孫昭子以爲非禮而不見聽晉人辭之皆無辭以對終于不能行而貽固陋之恥鄭子皮因此以發欲敗度縱敗禮之戒可謂讀書無隔礙矣

鑒別

物必有族族與族爲類而後可分別其物也族類相混物之與物莫不可相亂莫不可相陵故君子之道亟欲辨物辨物之道亟欲辨族使尊卑貴賤秩然有序而後賢愚是非足以相稽否則勸懲混淆輕重倒置天下之事幾日而不大壞也夫德至于聖則有隱顯而無淺深雖自信自樂皆可爲在田在天之事也自此以下族類不可不辨鑒別不可不精樂令冰鏡之名許生流品之目豈可忽哉士之可重者尊于公輔壽于彭咸其爲人也利萬物而不以自豐位高天下不以自榮行有辱也雖生不樂不慊于心不衷于

道若芟刺之不可安也好學者必喜聞過好禮者不
忽細微知時者必慎出處記善忘過者宏也貧賤不
懾者勇也謀于國而鮮失訓于人而不倦問其處家
無不可法則家人之事也問其在公無不可告語國
人之事也享于鬼神無不可達諸幽明之事也如此
則可謂賢矣人之有才成器爲難旣成器矣貴重華
美爲難蓋成器則非無用之物貴重華美則在清廟
明堂之上非斗筭之量而彝鼎之光也孔門之賢與
春秋大夫不必較量長短而自據勝地若一一較量
而有所輕重反失孔子大其功而小其器之旨譬諸
食物駝峯羊尾山珍海錯非不美也以當菽粟則自

然處下耳若夫有賢哲之名而不免困窮者非有所
偏卽有所蔽穆子好賢叔向好直各有偏勝之蔽而
不自知故良友以爲戒不必皆有他日之禍也蘇威
問當塗貴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
人貴曰好善仁也擇人鑒也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
好而不能擇也淺而易洩者不可與深謀躁而易遷
者不可與久處度量不廣不能審事實故褊窄之人
一切鹵莽學問未深不能察情僞故昏愚之人一切
疑猜達心而懦其情多畏略舉大綱不宥盡言常誤
人于危疑之際一日之閒所欲必具用物宏多不能
自戢常失身于取與之節喜怒哀樂失其常度者終

必貽家國之憂年長而有童心者終必爲此身之患
矯情拂性悖戾必多捷取倖致怨尤必眾專權踞勢
羣情所嫉高顯亢厲鬼神所忌若此之人如表的所
在婦人孺子猶思彎弓而况當道之士乎聖人重戒
此輩所以保艾人生也觀人之法李克數言盡之不
必京房之易翼奉之詩矣

毀譽

易曰乖則有難劉向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凡在人
道中者宜和不宜乖也人物凋盡之時賢士大夫無
論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輔車之相依不
宜更相詆訾如冰炭之不相容聖人恐狂簡之士與

四百三十六字

物多忤故欲裁之勿使爲人所棄在陳之歎卽文王
作人之心也夫嚴憚切磋資于人者也誘掖獎勸人
所資者也誘掖獎勸而人拒嚴憚切磋而人怨由于
快已私心非相與有成不能有成則于人道無所益
也惡惡非毀也損其真則爲毀揚善非譽也過其情
則爲譽毀譽一人之私好惡天下之公也毀譽在身
易至沮喪驕矜毀譽在世率多排擠依附盡人稱誦
不足道也恐其飾情求媚資適逢世而得之也盡人
指摘未可棄也恐其不能枉道從俗矯思抗迹而得
之也觀稱道之言爲何方之依謠詠之論出誰氏之
口薰蕕不同皆受益之師也且人之正者雖不自正

人必正之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故人之相與宜其養其廉恥之心不善之名不可輕以加人况直己而非人者雖親戚故舊亦止得其半以爲是其餘以爲非者尙有其半也旣無全是亦無全非何如相忘是非之外乎凡君子責人冀其改悔而格正厥事也故罪自外至者君子不以此棄人不得已而任過者君子亦不以此棄人所以事旣正則不善之迹泯然不存更有何責焉終已不改則資稟之弱必不可克又何能彊焉如是不已徒有訾毀之怨無改悔之益君子不爲也且道之在人與己無異在己與人無異不惟責人者不可過卽責

己者亦不必過也已與人皆在道中所以有相長之益無相乖之損也若人不我譽遂有怨責之心遇人必求其相譽而先有希望之色皆爲人所鄙者也夫治世之君子好善惡亂世之君子嘉善容惡此之爲道其有衰世之憂乎非性情之正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亦自好之行非萬物一體之心聖人待人必教之以禮誘之以誠要使天下之人皆敬學而親師勉彊以進德所以然者欲救義理于將絕也義理雖微得人救之卽不絕于人世是以抑無道之彊以伸有道之弱非有所伎慎也眾人同心謂之不善聖人因而惡之是萬物爲心而不

自用其私也不以一眚棄人故一穀之災不書于經
善惡兩舉方爲至公以善掩惡以惡掩善苟非于義
有所重皆私心也以爲誠者物之終始終始兩際皆
善端發見之時惟小人初念不善事窮亦不能返于
善然後以惡終餘則其人未嘗自絕聖人亦未嘗絕
之或不遠卽復或事成始悟雖小善必表章所以廣
爲善之途也又以爲勝負之交最苦爭氣難平凡爭
其貨財爭其禮節爭其名位爭其是非皆爭端也先
王制大射之禮以教鄉人揖讓于未有勝負之前勸
酬于既有勝負之後先事以平其氣後事以平其心
此先王微意也蓋商之末造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是

以塵賢哲之憂太和之在成周不宜有此也

怨忿

怨忿之事人情所不能無如豕酒獄訟之類是也又
或義理所不容已如君父之仇是也人情不能無者
以直道折衷之道義不容已者亦以直道勉勵之所
謂直者非謂有怨于我卽蒐索其過行齟齬其災眚
予以快吾意也兩心相撓之時惟明恕可平之明則
彼此同德恕則彼此同心明恕在內禮文在外所當
愛者亦愛之所當敬者亦敬之明恕不冝自盡勝氣
不能自戢騁欲失禮趨禍效尤內外大小之謫交至
矣昔王氏二侯有隙谷永離閒之杜鄴和解之後世

之論靡不右鄴而薄永以此知同歸于厚共遠于戾
人性皆然也所謂衷之以直也齊襄復九世之讎適
與魯莊同時莊公之義不可見齊侯而不報魯人之
義亦不可與莊公共見齊侯也而竝驅逐獸何以爲
心是以春秋致美齊襄深責魯莊非有虛譽之詞苛
舉之法也所謂勉之以直也有國而繼好息民謂之
有禮有怨而平憾釋爭量力反義亦禮之所重也雖
有深怨不及已死之骨故齊侯葬紀伯姬君子義之
以爲雖遇先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先代不正之事
結怨于人爲子孫者不得以不忘襲仇彰祖考之愆
禮宜忘之鄭子展使游氏無仇奪妻者君子亦義之

也受命而誅生旣死則怒無所加若又報及子孫初
猶爲怨後且爲仇智士不爲也故士匄受命伐齊聞
齊侯之喪而還君子亦義之也今人習聞吳越事一
勝一敗如在旦暮間然而棲越會稽與殪吳甬東先
後十有三年細考歲月然後知其不易彼所爭者大
是以難久不解必有一斃若小怨則十三年後亦當
忘之矣且怨仇之事變態甚多挾巨室之勢因執政
之權而不慮細人傷心之痛是以自及鄭子駟是也
子國子耳則累也亂之旣作必有受其累者故君子
不獨不自結怨又懇懇止人之相怨誠恐一日亂作
而以無怨之家爲有怨所累也夫私仇不及公古道

也子產既逐豐卷不卽收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其始之逐行國法也其終之復念舊勳也以爲遠怨猶淺耳欒氏之禍不予子而于孫子食德之報孫當侈之報也若孫復脩德則可蓋愆不但免禍矣師曹構君臣之難以報笞辱之恥小人怨恨刺骨發端很毒流禍淫夷一至于此華元不校役人之謗可謂不吝其咎寬而能容良足法也

庭闈

子于父母所云先意承志者志乃平日所懷意爲一時所發父母平日之志子所素知此時雖未發諸意爲子者先所發而承之此以志揆意而知其當然也

四百三十五字

父母已發之意或有是非爲子者因以平日之志決之其是者志之所向也從而成之其非者與平日之志不合恐一時偶誤則幾諫止之此以意逆志而知其必然也杜鄴曰仲尼善閔子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叔孫昭子見高疆而發子孫棄德曠宗之戒此教人爲子之道也臣子之心莫不欲尊榮其君父故嘉謨嘉猷歸于其君善言善行歸于父母春秋緣此而美爲子者必本其父美爲臣者必本其君所以養孝子之志申忠臣之恩故父有善宜錄其子子有善宜褒其父一本之義此待人父子之道也古之有世爵者雖嗣子得紹其先業然初喪

之日不忍卽居父位先試一年然後命于宗廟若天子諸侯踰年卽位之禮蓋哀死者之凶愍生者之不幸人心所同然也人子之心一有不幸一言一動無不觸其悲愍彼初喪之時獨無哀死愍生之意乎若之何以得位爲樂也以此爲教尙有居憂起復而不知非者古律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者三年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一給拜墓假十日元時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故一官于朝有十年不覲省者當時議臣謂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之假期應覲省而不覲省者坐詐冒假期與詐奔喪同科時未之能行也順

帝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使侍養其法甚善勿以爲凶國之令而忽之有深恩于其人者必謹視其奉養之節有篤愛于其人者必詳責以爲善之事老子有慈則能勇之言蘇黃門爲之暢其說以爲愛之深則慮事精爲之避害速而就利果是以能勇也今人教子弟絕不得法少小之時卽期以富貴功名而習學其書至于收斂放心之學置而不講嬉遊苟且機械變詐父兄曾不詰責不思古人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藝非盲習其事欲以專一身心使純熟篤實自然不向紛華浮薄之路而端正嚴密德性亦凝聚矣此教子弟

大關鍵也人道以聚順爲正不得已而有變于變之中而審自處之道不可不取法古人不可不折衷聖論纖微駁雜陵暴之氣皆不可用純乎溫厚細密而後得其宜何也一體之親呼吸相通而閒隔生其閒非家之福也是以其喜也樂其進于道其怨也冀其能改過也喜以彌縫其闕怨以痛悼其生故全乎赤子之心則倫理無不盡聖人體仁所以爲人倫之至若小小閒隙不能隱忍匿諱而使至親有難酒之恥非聖人意也六經之旨皆聖人行事其變其常無不當之理凱風之母子膳肉之君臣不可顯斥其失不可獨潔其名委曲籌度幾許苦心而人以爲固然不

復深求所以雖有成法無益于後有好學者一一深思其故磨礪砥厲較量齟齬焉有不進厥德者哉友于

事兄之道不求伸己視兄弟之子不可異己子也同姓有相恤之義其有患難雖不能救猶宜憂存乎心郟子失國邾伯來奔同爲失地之君而加厚焉著同姓之誼也秦景公有干乘之國而母弟出奔佞夫無反謀而天王殺之鄭莊公處心積慮必殺其弟弟亦凶逆謀篡其兄以後事觀之淮南民之歌文帝比秦景焉不相容也宋文帝之于義真比周景焉無罪而殺也廷美無叔段之惡而太宗忌之比鄭莊焉母愛

而藏怒宿怨也此處兄弟之變之定論也禮所以別嫌明微親親而失正道之謂嫌掩惡而非正禮之謂疑惟人君能申至親之恩人臣則不得也故殺世子母弟斥言君惡若在人臣雖施兄弟之誅不爲惡也周公直道行之公子季友委曲通之此處兄弟之變而或仁或義不同之定法也兄行不義弟有非責之禮而國君之弟無仇其君兄而去國之禮不受祿養可也不去者情也不受者義也論情可以明物則言義足以厲不軌叔矜子鱣同爲不義其兄子鱣去國叔矜不去其去國也非止全身使君無殺臣之名兄無害弟之愆其不去也大逆之朝不食其餘孔懷之

側不忍分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二弟所行皆足法也衛侯輕去其弟故子鱣不可居宣公不忍害弟故叔矜尚可留此宣公之賢于衛侯也子鱣有同謀弑君之過叔矜終始不義乎宣此叔矜之賢于子鱣也叔矜始終可法子鱣僅能免禍此處兄弟之不義而或去或留各行其道之定義也子文欲殺越椒是伯父欲殺其猶子也世族之家不肖子孫爲害與庶姓不同故子文不爲忍而他人不可引以爲例然子文止于大感終未推刃也與他人謀兄弟宜以崔成告慶封爲戒勿自取滅宗焉漢世恩蔭之典得及同產及同產子亦教人友于之義也

儀禮曰昆弟無分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故異居而
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

伉儷

夫婦假合者也然既有合昏之義卽正倡隨之名既
正其名卽有敬恭之禮故君人者無二適貞女不再
行夫婦不狎而欽翼之道存焉夫婦不欺而誠信之
節著焉所謂事近理存造端攸始非別有君子之道
不在日用閒也昏媾之事宜內斷于心動必由禮不
可卽謀于人恐滋其妾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其不親
求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昏禮不稱主
人其不親許也三月廟見父母使大夫操幣而致之

四百三十九字

所謂致女也魯桓公不由媒介與齊侯成昏于嬴君
子惡其失禮季姬使鄆子來朝左氏不取公穀使自
擇配之義君子立法從正順者徵之所以教貞信也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健順之宜由乎理之常者
卽人道之正若以悅而動未有不失正者男牽于欲
而失其健女狃于悅而忘其順極情流放傷身敗德
無所不至道亦苦矣君子觀象知義謂夫始之不正
終必有敝莫如歸妹之象剛柔皆失正者是以發永
終知敝之戒也朝廷侈于妬上婦人侈于妬下雖天
子之女必備妾媵而行所以廣嗣繼祖一人有子三
人緩帶閨闈之美談也婦人百善皆從逮下生諸惡

皆從妬下生趙衰之妻以盾爲賢而使其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此厚福人所爲趙氏之後日昌由此故也伯姬之賢諸侯皆來致媵哀姜至魯不肖入國約公遠妾媵而後入一則守禮正終一則縱淫生亂可先事知之矣姑舅兩姨之子若女今旣許爲婚其不爲婚者亦當崇內外之嫌平居少長不得同坐同食也女子歲一歸寧載在禮說數往數來僕僕道路非禮也又國君有政事士大夫有正業或夫婦同行接軫聯鑣若公羊所云雙雙而至亦教戒之不明也春秋書曰齊高固及子叔姬來蓋深譏之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蓋婦人之義以不與外事爲得

陰陽之正故說易者以無攸遂解正位之義言所重在此也若中饋之語則以坎離互體有烹飪之象故以此事當之以申前義之爲重也

庸行

古人庸行之事莫非至理作聖作賢由此爲之世人不能爲聖賢皆庸行不求如禮不克顧名思義斯咫尺千里白首窮年無分毫之益也容貌詞氣所謂物之則事之義也畱心于此謂之窮理踐履及此謂之行義言必聞表著之位視不過桔槔之中所以筦攝其心使有所措不外馳也朝祭服之有旒纁非眞蒙耳目使不聞見所以去人心雜念也履之有絢尊之

有禁非謂見此二物遂不行不飲所以教人知節不至淫放上服有冠有笏下幅必正如帷義取整齊嚴肅深思其制以防非僻之心非可以燕居之服假借用也祭器亦然不施于用器敬其事者必以日之朝氣爲之以月計者則在朔以歲計者則在春也奉身之具不必薄于人不必要厚于人以隨才稱等爲得厚薄之宜得其宜則義也古之君子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飲食俎豆之數衣服采章之別器用精粗之等尊者取贏焉卑者取約焉所行之事卽有供事之物既用其物卽有象物之容垣屋什器必堅朴勿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勿苟亂

也饗食無加物及禮可矣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取焉用物太多必有窮時至于既窮如人之沒水不可振也侈靡之生淫僻猶饑寒之趨姦邪故小人不勝情欲必陷罪辜雖居高上之位行快心之事未可爲福也古者執贄相見有敘情配志二義故曰視其所贄而知其所任焉非因以求貨也凡致禮于人者二事竝施各遣一使以致詞所以達誠一一使兼二事非禮一人兼二使亦非禮也達尊之前禮恭而言直以道相嚮不崇其齒而枉焉益所以尊長者也不恭則失長幼之節不直則害義禮之正皆浮薄之行也

主人待客必敬而禮之不問尊卑長幼皆當敬之也
客過主人亦必以禮自處不問造次顛沛皆不可廢
禮也朝聘必受于廟詞必稱先君以相接至境必假
塗昔貴今賤者待之不損吾異日皆行禮之事也易
曰嘉會足以合禮禮不可獨行當與在會之人同服
行之故君子有會聚之事必以講禮爲先會不以禮
必有豕酒獄訟之爭有攘臂詬誶之隙有忌克譎詭
之心豈嘉會之謂乎凡久而漸靡與之俱化者眾人
之心常放也兢兢自檢不知其然而然者聖人之心
常存也不潔之事名猶遠之况其實乎不正之迹形
猶惡之况其真乎常以行禮爲心自不犯非義矣若

四百六十五字

夫富貴貧賤之交最難把持故聖賢每于此致力吾
徒行年既久觀事頗多今之所遭後之所忘何不可
以釋然此之所欣彼之所厭何者謂之確然不惟苟
且求得不可爲卽無心任運亦非正要當用力貞勝
然後見學問有權也夫自勝爲彊如龍之不見石遇
物而糜如魚之觸餌勢牽于人道窮于我愈求脫則
愈束縛翳桑之餓人恥行乞而羞自致所以能成其
剛也世亂無家不容不依故人之有位者當以蔡茂
依竇融爲法署官則固辭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
故竝記之

朕兆

神之在人原爲一身之主故禍福之幾先接于神而神爲之動惟賢者能察神之所動如有凶徵先以敬慎自持不授諸形氣以成其事故賢者所爲常與福遇以其致禍之幾能自消弭人第見其惠迪皆吉若命之常吉也故曰神先心以定命也其他德不足者往往神之所動不能自知是以氣授于形而不可禦形授諸事而不可回書傳所載凡爭競之念數動而不戢者鬪訟之兆也幸人之有難者已將有難而志氣相引也驕矜而不能自戢者將一反而至于卑屈也弗及而憂魂先戰也可憂而樂心已亾矣語言苟且哀樂失時嘉事不體凶事不類當事而忘其所事

或授師而心蕩或受賑而不敬皆精爽之馳將死之徵也宮室足以居處無故而廣大之更新之不久居之兆也不恃道義而邀福于冥冥之神魂魄虧而左道入也與人爭辯不日增其德必有戮辱之患旋及其身所行旣失道就彼失道之事亦浩蕩而無歸者此不至凶禍不止也君子處世爲善而非以自爲也各爲其善而不必其爲我也作之而不能成者不必作也可一行而不可復者不宜嘗試也以淺衷待人以俗情概人在己則爲矜伐在人則有怒心在四鄰則有戒心皆所以伏禍端也君子量腹而食度形而衣量能而受官與人言也量而後入無入而後量悅

心之處以行險之道處之則不敢過于快意嗜欲所
在節以中正之道則不敢求多于人行禮之事以遜
讓之容將之不直已以忤時服人之善而不以倨傲
爲心先自處于上而實其人之善于俯視之列皆所
以免禍端也如一歲之中分以四時生長收藏各以
其序不至匱乏亦不憂迫促一日之途限以次舍足
力不竭遠道可致一日之務以晝考夕省爲期則形
神不疲功效日積聖人制節謹度凡事如是所須不
多物亦易給所求不溢人亦無厭所期不賒願亦易
愜故無事不可爲無地不可安似近而實遠似狹而
實宏所以養其神明勿使昏亂俾能察禍福于幾微

四百六十五字

而先事弭之勿使成形也

姓名

姓氏宗族之別天子初封諸侯因所生之地賜以爲
姓所就之國賜以爲氏必姓氏兼賜者姓所以統一
本繫之而弗別明昏姻不可通氏所以殊戚單別之
各爲家以待子孫之衆多也故姓則百世不改氏則
旁支別屬各得異立或用王父字或用先人諡或所
居官或所處邑不盡從國土也春秋以來大約天子
所賜曰姓諸侯所賜曰氏諸侯以姓行大夫以氏行
以姓行者稱宗以氏行者稱族始有定制然而自此
以往人類繁多編戶齊民皆有姓氏不必盡出君賜

亦有身自名之者士會之帑爲劉伍員之子爲王孫知果自爲輔氏王莽之世爲黃死而爲神于永州因以氏其所居之溪東漢折像之先張江封折侯後徙廣漢因以侯國氏焉不可勝詰矣又且僭擬成習慕古者賜姓之榮冒昧稱姓不稱氏矣今人相問則曰貴姓自述則曰寒族問者從尊自述從卑猶存古也命名之中實有徵兆穆侯雖寵愛少子未必命名之時卽以奪宗然國中之人必有因成師之名以殊異其弟者楚有當璧之祥而乾谿弒成漢有堯母之號而宮廷蠱發事皆類此孔穎達曰師服之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己意謂晉侯當因命名之失蚤爲

疆幹之計非謂人之命名必將有驗也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對曰辟疆行人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此又不論徵兆而論義理徵兆雖善而義理有格亦不可輒用也

取與
天地所生之物非一家之有故有無輕重皆可相通春秋之義貨財車馬芻粟以相饋遺者皆曰歸歸者取所有之義也曰分曰贈曰共猶私己之言也天有消息人有取與安有藏于一處不相流通之理故凡貨財所聚未爲福也所聚之家必有意外之患所聚之地必有不測之憂息夫侯門盜賊夜伺其寢敖倉

積粟羣雄舉事必爭不惟家不可聚卽地亦不可聚也况貨財之數入之端有限出之路無窮親戚鄉里餽遺贍給朝著官署賞賚稍食部民佃客供億輸將賈客販夫懋遷居積此入之端也其事可指而數也通都大邑豕酒獄訟之爭風雨晦明探囊肘篋之盜其人不可逆數其事不可周知皆出之端也故達觀之士勿忿于出勿快于入不可謂枉我者卽爲入在人者卽爲出也古者諸侯四夷朝于天子獻國之所亦發陳幣帛于公卿之府寺然相接以禮彼此俱無貪慍之愆與求取之過亦不以豐約報施生責望于其閒則人道之常亦有不可廢者戎朝京師發幣

于凡伯凡伯弗實此必不厭其欲故不禮其使他日見執之恥則貪利所致也春秋亾國之君亦有差等虞公之貪晉人執之以爲媵求爲匹夫而不可得齊人受魯之賂田而黨弑君之事魯乘勝齊之功而取所賂之田晉人取璧內府而藏諸外府取馬內廐而藏諸外廐會幾何時其人抱璧牽馬而至其庭事之反覆孰有著于此者貪得好利轉徙之間而已君子在隱約不克他有施爲臨財勿苟得卽守道之心卽行道之事故爲士大夫者最不可受惠于人施而不報不可也報之而有厭苦之心亦不可也其人雖不求報而我常懷未報之慙與責報之疑亦不可也惟

辭之于始則兩情俱慳一受其施脈脈相視終身如有所負晉之烈士羞行乞而憎自致是以寧餓于窮桑也人道散而不有讓而不取重請求而惡勾奪鄙德色而善忘施所以別于戴角而傅翼弱肉而彊食尤不可習用他人之器幣習用既熟辭受之界漸不能清如久處鮑魚之肆全不聞其臭矣楚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此言雖小亦可施于政也凡取非其有以造意爲首蒙欲而動次之不論得與不得也不義之財不可陳于宗廟神必吐之不受蒙欲而動之名也

遠害

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昧于知幾迨禍已及則不能去也要之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楚殺管修葉公斬關而入無官職者聞聲而遁若孔子者是有權勢者觀釁而動若葉公者是人未可遽殺亦不可獨殺故遠害者宜知幾操政柄者不可不慎刑也傳記所載自有安國便事之道而求之不精行之不力皆危機也聖賢于人欲救其失而去其害開其迷而杜其邪故取古人之事校量訓救多方示以道心焉敬者德

之輿也恕者德之則也敬恕不離于心故能審是非得失之幾得死生存亡之正不與惡人爲怨受詬辱而不校優游于衰世以終其天年慎小敬微擇忠直之士爲師友是以常聞其過卽憂患之中亦必慎所託不枉道苟免不求救于儉人否則清其質而濁其文亦足稱也又以爲人類之相殺皆畏惡其人而殺之未有鄙夷其人而殺之者或生乎亂世或立乎暴主之側自晦其美不使暴露所以徼其鄙夷之心旣見鄙其人卽不殺其人矣知伯俯視韓魏之君故二君得免于亡魏惠王狎公孫鞅故鞅晏然不去其國枚皋東方朔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故皆以善終

而嚴助吾丘壽王才智輾輻有餘卒于不免是以知巧之士不惜見鄙于人以全所欲有道君子亦不妨見鄙于人以善藏其用不然人之才智有限世之憂患無窮以有限禦無窮吾未見嚶嚶自鳴者得以馳騁于天下也又計古今以來亦有文字得罪者皆詭僻不正之言欺世誑俗之事否則勝氣陵人苛論絕物深刻爲心陰慘爲術嗜進擠險誣善藏慝是以見者惡之起而相詢國法因之用以懲惡豈有宣聖賢微旨明先王正法敦篤愷弟平粹切實至仁爲裏太和爲表而觸人主之怒來權勢之仇必無之事也又計近怨人者猝逢其禍受亂人者必與其殃昵刑人

者常被其毒能爲我謀害他人者卽能爲他人謀害
我者也能詆訾人以悅我者卽能詆訾我以悅人者
也呶嘍上堂之夜客攘臂入座之爪牙皆能借彼以
傾此挈此以授彼者也勿近此輩亦遠害之道若此
者皆道心也道心一喪人如鳥獸罟獲陷阱處處有
之而目未之見何以徵之五行之理逆陽者厥極弱
逆陰者厥極凶短折故犯人者有刑辟之患犯神者
有疾天之禍權勢屬陽然君子不畏權勢刑人屬陰
而君子不近刑人有剛明之氣者猶可逆無剛明之
氣者不可逆也齊景公病疔而請誅祝史之言至漢
哀帝寢疾未瘳而東平祝詛伍宏案脈之獄興人主

善病亦能生大獄之端衛出公之嬖與小人比而逐
大叔僖子漢成帝信郎賁麗善星而以翟方進當天
變人主好術數亦不利于大臣若此之類皆不可不
知戒也楚欲圖周周人示以重器之利而計遂寢秦
欲圖楚張儀誘以商於之利而禍立至楚公子比貪
一朝之位慶封就朱方之樂皆殺其身而不及悔生
當亂世死于饑寒者少死于懷璧者多陳平所以封
還項金解衣刺船也甄尋手文有天子字此乃殺身
之朕兆非吉祥也凡無德而有奇表無德而有令譽
無德而有厚福皆可謂妖不可謂慶在國則滅在身
則亾不爽之數也凶德之人竝生一時蕪集一處則

殺身之謀迅不及備結不可解春秋轅濤塗申侯漢
田實晉楊駿賈謚皆其徒也陽處父剛愎自用華而
不實又攬人主之權以進退朝士謝靈運有其剛而
無其權何晏有其華而不聞其剛顏竣則兼有之皆
不祥之尤者也臧武仲知美疢藥石之不同不能趨
此避彼作不順而施不怨遂不容于其國甯喜樂于
持權而借口從命內史穀不言內君之不可弑而憂
外君不賞其功子西過恃剛翼之恩而狎亂人狂逞
之怨皆凶德相聚適足殺身者也小人敢于爲惡必
無惻隱羞惡之心從而指斥其過最危之事也蓋寬
饒以深刻之性居刺舉之任抱憤懣之心過于激訐

四百六十五字

多所不堪是以怨怒竝作東平國草起覆道石自轉
立何與人事而王后禱祠之天下已定皇子通侯交
遊賓客雖云盛事然屬有姦人居其閒傾搖鼓動一
人事覆同輩竝受其禍故建武末年之獄興廢棄之
家子弟雖有美材亦當養晦深藏若又召致名譽好
氣尙利則速禍之道也王磐是也袁盎喜于人主之
前持論短長雖多正論亦頗容私是以終爲有權力
者所惡致殺身之禍大祗廉恥絕則不可仕三綱絕
則不可居皆必有无妄之禍以及人也君子非全生
之爲貴而明哲以保之爲貴明哲之道有二處患難
之中宜于守常處順擇事之平易者爲之擇心之坦

夷者居之處中而不處極一切深險之心詭僻之行不可爲也聖人恐人迷于憂患而不能出也故舉九卦以告之是也居無事之時養晦處默樂天安義防閑敬畏勸善隱惡知命之當然而窮通隱顯不改行義之心以遂爲善之志無論吉祥之徵怪異之萌皆默消之則福旣不徂禍亦莫及聖人恐人耽于宴安而不知儆也故以小旻之卒章明親戚相戒之義是也然亦有觀人則明自處則暗者何也在人禍福之形已見諸事吾之學問深而析理明居心公而處物恕鮮不中也至于反而自觀雖一時所照頗爲明察叵何日久解怠轉徙多端是以終當變易與所見相

違若以觀人之智內省諸躬歲月雖久造次不易其于禍福之際依然觀人之明初念之察豈有不通之物理乎凡行有汗穢者人雖偶不惡我我行汗穢動作有危亦當刻刻自惡語曰干人所指無疾而死今有干人憤怒而不死者非幸免也當有黨惡之人相從俱死苟幸免之日旣多則從死之人益眾知幾者所宜亟去也

形神

心易放逸能凝聚則成神氣易壅闕能流通則生精神盜然形乃長生人之神寤則栖心寐則栖腎將寐狂脾將寤狂肝神之所至氣亦至焉人之氣下起

于踵上徹于頂中經于督脈霧散于膚髮憂則結聚
悅則暢達氣之所往精亦往焉易曰雷以動之風以
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暵之艮以止之兌以悅之乾以
君之坤以藏之此人物生生之道養生之家所當深
味也動也者體宜微勞不可惰逸也散者氣宜流行
不可湫底也潤者津液不枯涸也暵者居處不即幽
暗就陽明也止者嗜欲有節思慮勿淫也悅者心常
泰然無入不自得也君者以神馭形以欲從道如人
之有君長也藏者精神之用深藏不泄也養生之家
常從月令二至之戒舉動無躁聲色勿耽滋味宜薄
嗜欲宜節所以定神惜氣也秦鑿之言曰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此二疾皆心也分屬二氣之感何也明者
晝也晝以營務思慮過多君火太熾則神不定晦者
夜也夜當安身近女過度相火太熾神亦不定故二
者異感而爲病則同歸于心晉平公惑以喪志以爲
有祟馮焉蓋心神不定爲此病也苟定神矣焉能爲
蠱又氣戾動于外則陰血遍身皆動血旣亂動脈必
張脈張于外內必燥血旣燥矣氣必不運氣旣塞矣
血亦中絕苟惜氣矣焉能爲蠱且也動物以一呼一
吸爲性命植物以一炷一聶爲呼吸呼吸者節宣之
妙理也水之流也日夜不息然而亦有翁張翁則稍
涇張則復逝一翁一張相尋無已而後歸諸大壑金

之在櫛時有輕重餘時如故子午加重亦翕張之謂
人之氣有呼吸如戶牖洞開風氣自入突煙自祛故
病患由此可除凡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
以安身以後事更其前事使節宣之亦呼吸之義也
老子欲人以嗇爲寶又欲嗇之于未損之時易之爲
卦聚則受之以渙渙則受之以節元人兩斧伐孤樹
之戒皆定神惜氣之義爾若夫沖和之氣流行天地
閒會陰陽之和極發育之美凡物之形皆受諸陰陽
而陰陽之精英則此氣當之得此氣最多者靈爽獨
異于人故爲君爲相有以治人而人受其治養此氣
最厚者其年齡亦過于人爲期爲頤有松喬之壽也

四百六十五字

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然亦有定理慎疾所以養生也
考終所以正死也藥餌以去疾滋味以行氣此人道
之常至于篤疾之時氣不絕則神不散病不革則氣
不絕未絕不得卽死猶旣絕不能復生爲君子者不
可以慎疾之故遂萌貪生之心尤不可以必盡之生
求緩須臾之死惟安時處順則不爲病所亂矣若夫
資生之具如其分如其量則養也過其量過其分則
傷害隨之女寵太盛神氣替亂必行事多錯謬用物
奢泰必取予多不廉好色有此二病不但傷生也山
川之神主水旱癘疫之災日月星辰之神主霜雪風
雨之不時孔子曰飲食不時勞役過度者病其殺之

子產曰若君之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與焉由此觀之今人疾病何與二氏而禱祀及之可以正其惑矣

士禮

先王制禮皆順性命之旨而爲之節恩之淺深義之遠近禮與刑所由出故漢人禮服之學自爲一家蕭望之受于夏侯勝望之又以授元帝爲太子時蓋重其事也然喪服一卷曾不盈握而爭說紛紜故摯虞謂世之要用特易失指今喪禮非無定制而人不能行何也時無聖賢鮮能以誠心臨事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欲人事事盡心若居喪之心

四百三十八字

也居心以誠則無不克由禮之事矣占禮有國恤篇唐顯慶中許李用事輒焚國恤而山陵之禮遂無所據國有大故皆捩拾殘缺比附倫類推士喪禮行之事已而斥去不存其籍有不合禮者羣臣莫敢執正緣臣子之義不豫凶事而又無所據也且尊君卑臣太甚每舉大禮多抑損典文以便人主之私主有誤聽者有不慊于心輒爲有司所阻者今略舉之以辨從違居憂而遇令節可慰不可賀也除喪而從吉可用樂不可設燕也晉之羣臣易服而武帝宮中尙從三年之制宋之諸帝皆同晉武而孝宗三年衰服朝衣朝冠悉用大布稱子稱名以致哀痛之心卽位改

元以繫臣民之望正始之義盡上下之情通所謂可從者此類是也冢宰之聽其廢已久伊尹而後康王已無明文王葬爲之是誣天也嗣君卽位卿出竝聘以繼好告哀又娶元妃以奉粢盛未嘗行卒哭卽吉之禮也杜預引此以爲諒闇從吉之徵是誣聖也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禮不可略後之人君有未踰旬而葬者是背死忘生也新君卽位在殯宮之前成禮反服載在經義後世有卽位遣奠同日竝舉者是日也陪新君之班則違龍輶之從赴山陵之禮則損朝儀之盛吉凶二事驟集一時孰重孰輕誰詳誰略此史官所不敢書也以日易月外庭公除墨帶公服權以

四百六十五字

治事可也後世以朝服造殯宮是以大行之戚爲人主私家之喪羣臣若無與焉是有子而無臣也所謂必不可從者此類是也發喪告哀禮之所重春秋亦有再踰月而後發喪之文周襄王是也處危疑之時須大國之助機不可測禮從其變春秋雖不立義亦無貶辭後世或從與否各因其宜不可前定者此類是也短通喪之過世皆歸咎漢文帝考諸書卷不自文帝始棘人之詩已在前矣先儒以諒闇爲居喪之名非終服之名以免喪終喪爲二事宅憂除服爲二時矣大抵春秋以來天子諸侯旣葬除服率以爲常晏平仲斬衰居凶其老以爲非大夫禮滕世子從

孟子言見者大悅然則短喪之習浸淫日久從禮者雖如晨星猶未盡泯滅不若以日易月之制一定二十七日之外食稻衣錦以爲當然也然文帝短喪之事先儒別有一說謂古者臣爲君服三年衰經畿內之民亦服之圻外無服未嘗天下皆服也秦人尊君卑臣使天下皆服如喪父母文帝反秦事而行古制爾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而從金革賢者猶謂不卽人心退而致事漢時爲官者雖遭父母之喪不得輕赴翟方進自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制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荀爽對策極言其非光武絕告寧之典陳忠亦謂新承大亂禮趣簡易不可爲法

和熹臨朝稱制詔長吏以下不行親服者不得典城選舉陳忠因請從軍之士及給事縣官小吏大父母喪不滿三月皆勿徭役令得葬送史家韙之明典籍勳司糾奪喪禁短喪謫匿喪惟欽天監奔喪三月復詩曰餅之罄矣惟壘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然則起復之命臣不可受君亦不當彊之薄俗之人宦情太重先于通籍時僞設出爲人後以爲他日免喪地此又可長歎息者也爲人子者親喪未葬宜從孤子當室之義免喪猶不純采孫除祖服而父服未除亦不全用吉服故古有吉凶相半之服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爲祖之亾故縞冠示

凶爲父之存故哀武示吉今人小祥後諸孫衣錦三年之喪未葬諸子亦衣錦皆非禮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春秋之君背殯出會背殯從戎史皆譏其不哀國之大事且曰不可况他人乎故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之弔遣使也故周使可至魯魯人之弔君當自往屬在喪中故不可適周所謂喪不貳事也晉文公爲伯不教人以孝陳有大喪彊會其孤春秋不責陳孤而以深恥文公其後鄭伯朝晉晉侯享之鄭伯辭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侯許其辭享而不免其來朝亦未爲知禮也今鄉里慶弔亦列國例也權勢之家輕奪人喪人子亦輕奪其

四百六十四字

喪變服從事主人受之不辭皆不知禮故也葬地必擇吉壤非爲子孫祈福乃欲祖考安厝其地溫暖則安溼寒則不安無所謂形家言也但使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不令冢中空曠則可長久今以卜兆之故久懸其棺者多矣鄭延祚母死三十年不葬顏真卿劾之有詔終身不齒陸贄爲中書舍人母卒東京德宗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同葬洛陽必非旣已安厝又發而遷也蓋懸棺而俟子貴也律以眞卿之奏則爲罪人矣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不懷者欲事速訖而無眷戀之情故呂才曰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謂之怠禮蓋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也相傳已

亥日不可葬然春秋己亥葬者二十餘族不擇日也
或用當代所尚或以日中而塋不擇時也總之吉凶
不可信五姓不可信升降榮辱不由墓地後人拘于
其法至于受弔不哭吉服臨冢益悖謬矣魯定公之
喪雨不克葬說穀梁者謂喪事有進無退故潦車載
簣笠不爲雨止若停柩以待異日則謂喪不以制杜
氏謂雨而成事若汲汲欲葬故以雨霽而葬爲得誠
信之道二說雖異皆以行禮爲重非陰陽支干之忌
也故形家之說不可施于論禮之事焉葬者藏也不
可復見然有非常之變若水齧前和將亡失尸柩不
得已而他厝故禮有改葬服緦之文以安孝子之心

非可常行周人改葬桓王春秋惡其榮奢發藏俾死
者復擾故以示戒魯人改葬惠公于經不書傳曰以
宋師之故葬禮有闕夫葬禮有闕所憾甚微棺槨復
露爲痛甚大以美觀而發藏非孝子之心仁人之舉
也其後樊宏遺令以爲棺槨復見恐有腐敗光武甚
善其言以示百官且曰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東平
王蒼曰以吉凶俗數言之不宜無故繕修坵墓有所
興起故改葬之事不可輕議爲人子孫勿爲葬師所
誤也送終之禮稱家之有無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
槨封域之制無廣擇不食之地而無居良田奢儉之
中以禮爲界斯無可議矣宋元公欲自貶損殯斂之

具其臣不從不忍曠禮廢法辱其先君世俗之子不知禮儀品式薄于禮制而哀其財物以邀浮屠老子之福更不足與校是非矣鄭氏祭法註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其祭無主也孔惺出奔使貳車返取廟主于西圃孔疏謂當時僭禮初非典制然則說公羊者所云喪主用虞吉主用練埋虞主而後作練主註左氏者所云葬而作主以祀于寢三年喪畢則遷入廟皆爲天子諸侯言之非士大夫之禮今作主以祀通于上下矣朱子家禮不重其事惟擇善書子弟書之而已與今所行不同學禮者宜審行之人子于父母之喪三年未滿凡祭奠哭泣皆用事

生之儀日夕上食饋用常器未可卽陳俎豆牲牢也終喪而廟廟祭則吉前此雖殯宮已葬不忍同于追遠之義三年一禘魯之恆制閔公二年五月適當禘祭常期而莊公之服未闋若待服闋則不及此年之禘而當遲諸三年後矣魯人亟欲禘其先君以爲減其月數未減年數或可前卻稍渝然未畢生者之事而遽鬼神其親故國史譏其失禮文公二年未畢僖喪而吉禘如故蓋踵前人之失而遂舉爲例也吉禘失亟猶且不可況制服不如期釋服不如期舉葬不如期短喪久殯豈人子所爲乎至于忌日則終身之憂不可治他事若朱子黻巾素服夕寢于外可也謝

安葬功之戚不廢音樂王坦之規之不從史云衣冠效之遂以成俗責安之作俑也凡不及情之事不可以訓雖有賢者爲之亦宜改正郝鑒當永嘉亂乞食鄉人以飯著兩頰歸而吐之哺一兄子一外甥後甥爲縣令聞鑒之喪辭職而歸席苫而處心喪三年以報之論者義之安之失禮昭然矣爲人後之禮以言乎恩則不能無二以言乎義則當統于一恐義之一故絕其恩而彊使之一不如明使恩之不一而義之所在自無容不一也南豐爲人後議不改父母之名而越禮之尊稱必不可假越禮之大祀必不可行雖從歐說亦未嘗從越禮之說也古者重赴弔之禮

賓主皆不敢忽故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葬期遠近以此爲節重其事也弔喪儀品主于致哀非以充用故多明器之類塗車芻靈非委繒帛于無用也又以及事爲敬弔死不及尸贈生不及哀書傳所譏皆以懲不敏不敏生于不敬是以懲之陸贄居喪不受贈遺惟韋皋以布衣交先聞天子然後稱詔致之此之謂榮親非世俗賻布之類若世俗賻布何榮之有穀梁傳曰會葬之禮于鄙上此明弔喪有會葬之禮會葬有登壟之禮也客不登壟而請退主人卻客以省煩皆爲簡禮此爲有力者言之若力不足又不可虛地上以實地下也諡必請于天子以諡由尊者成

也諡必由誄誄者累也累列生平行迹讀之以作諡傳云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死而私諡司馬公正之矣以爲禮不當諡孔門亦不諡夫子也今人始喪其親卽請私諡于所知以旌其柩所知亦草草應之旣未覩其行實又以身當尊且納諡于壙亦禮所無至于婦人尤不可私諡蓋婦人無外行無由接于戚里死從夫諡以明所專說在杜氏釋例也漢宣帝諡其母悼祖母戾戾非美諡也以其從平太子故不當更也魯僖公沒婦人手春秋譏之以爲非正終之義文公有母之喪而毀泉臺以禴祥爲忌而弛其哀痛之心是以聖人譏失道也劉向謂繼亂

四百六十五字

之後必有廢興先代陵墓鮮不發掘齊宣都王不取桓溫冢中物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陳叔陵發謝安墓以葬其母先賢之澤不庇其身甘棠之思安在哉所云慎終追遠不獨親屬君臣朋友皆當如是故能使民情觀感歸于厚道也古之人君莫不恩禮其臣錫衰牡經親視斂殯聞喪廢禮當祭輟樂載在經傳往往皆然春秋隱公之時大夫之卒皆書于策隆于臣子也桓莊之時無書焉者其恩薄矣不待杜蕢舉觴而後知其替也後代卹典存其名焉何哀痛之足云

方技

漢書云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易曰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蓋天人之際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
可知惟達者知之非餘人所能識然而心志在內形
聲在外成敗在後氣機在先相爲體用合而不離是
以未嘗不可知也明道之士得其全體以揆一端無
不合符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卽術數之家或假卜
筮或觀象數得其一端以印全體亦無不合故卜偃
史墨諸人言多奇中聖人亦爲卜筮以通愚智循其
繇詞以定猶豫決疑似皆以教人爲善謹其人事求
合天心也然聖賢舉事先盡人事而後決諸天命故
尙書洪範卿士謀其得失著龜決其吉凶蓋以著龜

通卿士之數非以卿士徇著龜之指也卽著龜竝陳
亦必先筮後卜蓋筮猶參人事龜則全用朕兆卽事
有漸故先筮後卜也筮雖吉猶必命龜以人從天而
不敢自專若筮不吉則不更卜人事不可不必問天
矣蓋人事之理與天地同也是以感之而應問之而
答君子志其善者遠者而因以教人明其事則謂之
善明其義則謂之遠子產天道遠人道邇之說蓋旣
審其事又明其義非一切僱彊不信術士言也人事
失得自有常理上天之緯無聲無臭方術之士乃先
事而宣言是爲亂常爲誣天班氏論其彷彿一端假
經設義依託象類固有屢中之獲明乎其非聖賢設

教之旨爲儒者所當戒交遊所當謹也春秋沙麓崩爲天下記異安有發祥之理元城建公之言王莽假造以欺人耳以理論之沙麓之崩地之陷也其占爲陰勝陽子乘母不祥之繇也天戒若曰居此地者慎勿爲不善苟爲不善雖極隆盛必當族滅若自高而陷也以後事觀之元后之祥乃祖宗活萬人之報人事之得也其爲凶徵則地陷之變當爲族誅天之告人已久矣分卦直日之法用以迹捕盜賊極善焦延壽爲令小黃用之可也延壽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正謂此道不可治天下有嘗試者必害其身如京房者朝廷但當術士待之元帝倚以爲治房亦

任之不辭變更典制引用黨與疆人主以必從小人造滅身之謀已亦草不道之章涌水已見求進不休安在其知禍福邪睦孟旣學春秋豈絕不知忌諱何以當幼主在位大臣秉政之日而發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之語卽在莽操之朝亦必陰用其言而顯戮其身矣且方術技能之士其始必有至精者出然後可動人主之聽旣啓其端假借依附不旋踵而至者不必皆有至精之術矣又可盡信乎要之杜欽谷永非不精也而二趙之惡移諸許后西門君惠非不驗也而光武之名誤以劉歆赤精之讖當再受命而不能知受命之人適以是年生于濟陽劉氏當

興李氏爲輔而李焉誅及其身李通之父亦不逮其子之富貴彼術數何能爲也班氏曰淺爲尤悔深作愆害焉可忽哉若劉向撰五行志推迹行事連傳經術原委歸趨絕非方技之書故可誦法耳若終軍之對以爲野獸竝角明同本也眾枝內附示無外也未幾果有南北率眾來降之事此蓋以意忖度幸而得中非本占候書也若東京之初圖讖之謬當時亦可槩見矣用孫咸爲大司馬而人不服改用吳漢而人始服是人事可見者也以王梁爲大司空引洛水灌鞏川渠成而水不流是天意可見者也而光武終不悟至其末年猶頡圖讖于天下使一代學術功名不

敢不用此爲門徑桓譚終致流亾鄭興遜詞僅免賈逵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豈非作始之悖哉范史論方術以知變而不詭俗者爲正猶爲信道不篤不如魏孝文焚之爲是也

李孚惠校字

陳問異覆校

丁兆松覆校

讀書說卷二終

